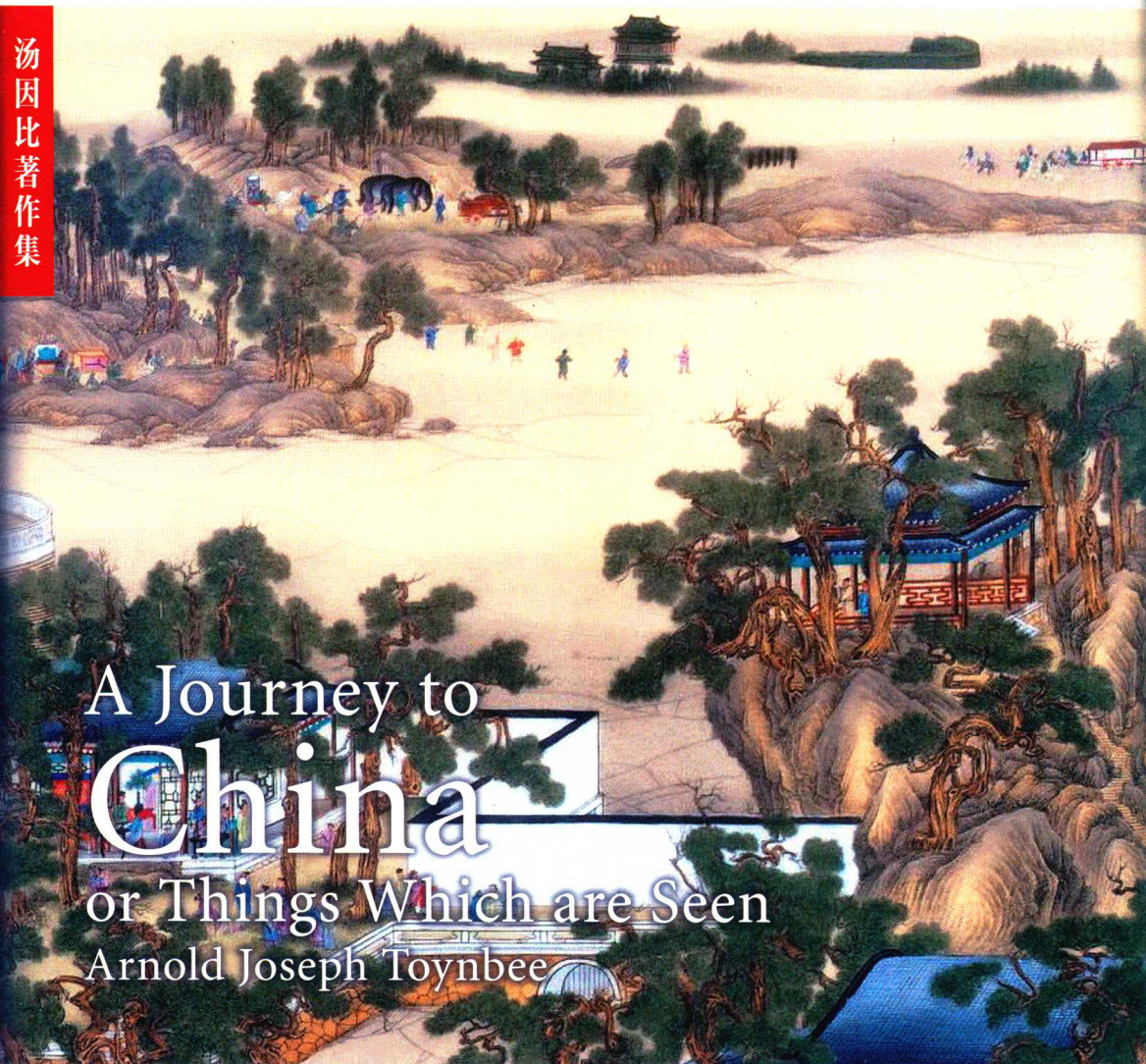


汤因比著作集



A Journey to
China
or Things Which are Seen
Arnold Joseph Toynbee

[英] 阿诺德·汤因比 著

司 佳 译

中国纪行

从旧世界到新世界

我的新世界便是中国——
从任何意义上说，它都是一个不断变动的世界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Arnold Joseph Toynbee
A Journey to China or Things
Which are Seen

中国纪行

从旧世界到新世界

[英] 阿诺德·汤因比 著

司 佳 译

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纪行:从旧世界到新世界/(英)阿诺德·汤因比著;司佳译. —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2019
(汤因比著作集)

书名原文:A journey to China. or, Things which
are seen

ISBN 978-7-208-15894-8

I. ①中… II. ①阿… ②司… III. ①游记-作品集
-英国-现代 IV. ①I561.6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9)第 105749 号

责任编辑 肖 峰

封面设计 范昊如 夏 雪

中国纪行:从旧世界到新世界

[英]阿诺德·汤因比 著

司佳 译

出 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)
发 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
印 刷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635×965 1/16
印 张 21
插 页 6
字 数 299,000
版 次 2019 年 7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ISBN 978-7-208-15894-8/K·2865
定 价 88.00 元

求知,即便远至中国。

——圣训

Seek knowledge, were it even in China.

——Hadith

吾之游于亚细亚，疾风呼啸，
夏日炎炎兮，冬雪飘飘。
跋高山、履平川，去罗马而至中国；
俯仰之所见，道在其中矣。

I girdled Asia, bore her blows,
Her summer suns, her winter snows,
Trode plain and hill from Rome to Ts'in:
Yet all I learnt I found within.

原 序^{*}

本书所集随笔与速写，盖本人游历旧世界之观感。自1929年7月23日始，至1930年1月29日止，为时六月有余。诸文皆草于旅途之中，所乘或火车或轮船，尚属便利，惟偶乘西夫韦(Safeways)^①及福特车，则颇感不便。文字每成少许，即寄至英美诸报章。向日所思尚历历在目，故付之剞劂。惜所记皆羁旅中目下所及，文字尚未铺陈美备，尚非系统之考察报告。卷末所附日志与地图，则言明旅程之时地次序，或为鸡肋，如念珠之被线穿，能穿与否，皆由看官定夺。

此次旅行肇因于1929年10月28日至11月9日太平洋国际学会^②之第三届双年会议，会址在日本京都，此日本之旧都也。本人亦代表大不列颠受邀与会。故此次游历之时间、地点即因之而定。具体考量有三。一则可重访土耳其，并穿越大马士革与巴格达间之叙利亚沙漠，此为契机；且陆路所及可远至巴士拉。二则可与家人共度暑假，内人遂携二子开车同往，远至君士坦丁堡。三则本人亦可尽饱眼福，遍览旧世界之荣光；故归程取道苏联远东，而非途经加拿大或美利坚。

此次旅行最有趣者，乃加来至君城之车程——盖此后旅行乃反向为之〔自南斯拉夫(Jugoslavia)至罗马尼亚〕。既与家人相别，无论乘火车、轮船，皆孤身一人，未免乏味之至。惟在奈恩(Nairn)先生沙漠专线汽车上所度过之惬意时光，可谓幸甚至哉。

本人还需真诚感谢几位报纸杂志之编者，慨允此前已经写就之拙文除两篇之外，皆曾发表于杂志期刊。承蒙编纂诸君概允，得以重新印

* 本序系汤因比整合所有文章出版成书时写就，以文言文译出，以示区别。——译者注

① 西夫韦公司总部位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，以生产大巴车知名。——译者注

② 太平洋国际学会(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)是一个建立于1925年的非政府组织，旨在为讨论环太平洋地区国家的关系与问题提供一个平台。——译者注

行，兹特致谢忱。计有下述期刊：其在伦敦者有三——《国民》(The Nation)、《经济学人》(The Economist)与《当代评论》(The Contemporary Review)；以及《曼彻斯特卫报》(The Manchester Guardian)、《亚洲》(Asia)与《大西洋月刊》(The Atlantic Monthly)。

详见背面所列。

阿诺德·J.汤因比

致 谢

本书部分章节曾经刊登在下述报刊，并承蒙编者惠允转载于此：

纽约《亚洲》：第十一、四十一章；

波士顿《大西洋月刊》：第十八章；

伦敦《当代评论》：第十、十三、四十二章；

伦敦《经济学人》：第三、五、十六、二十、二十五、二十七、三十二章；

《曼彻斯特卫报》：第七、十二、十七、二十二、二十三、二十九、三十一、三十三、三十七、三十九、四十三、四十五、四十六章；

伦敦《国民与雅典娜神殿》：第一、二、四、八、九、十四、十五、十九、二十一、二十四、二十六、二十八、三十、三十四、三十五、三十六、三十八、四十四、四十七章。

其中的部分章节曾因排版空间等原因，在初次发表时以缩略或节选的形式呈现。而在本书中，均为首次完整发表。

目录

原序 / i

致谢 / iii

第一章 路有言 / 1

第二章 奥地利之第二印象 / 5

第三章 福特 v 朱庇特 / 9

第四章 跨越边界 / 13

第五章 特兰西瓦尼亚 / 17

第六章 伊斯特与海默斯 / 21

第七章 世界尽头 / 32

第八章 进入土耳其 / 38

第九章 安卡拉, 1929 / 45

第十章 土耳其之第四印象 / 50

第十一章 土耳其的旧时今日 / 59

第十二章 在巴勒斯坦的边缘 / 74

第十三章 通往日本的最佳路径 / 78

第十四章 “在巴比伦的河边……” / 91

第十五章 卡尔巴拉 / 98

第十六章 椰枣 / 103

第十七章 伊拉克 / 108

第十八章 伊斯兰直面西方 / 113

第十九章 在两个世界中间 / 125

第二十章 无可非议的埃塞俄比亚人 / 131

第二十一章 印度的旧时今日 / 137

第二十二章 诸神黄昏? / 142

第二十三章 海之岛 / 147

第二十四章 遇见中国 / 151

- 第二十五章 上海 / 156
- 第二十六章 勒普泰人还是慧駟国人 / 160
- 第二十七章 两天两夜 / 165
- 第二十八章 礼帽与菊花 / 170
- 第二十九章 大陆 / 175
- 第三十章 苏联边境 / 186
- 第三十一章 生与死而复生 / 192
- 第三十二章 长城 / 198
- 第三十三章 世界之都 / 202
- 第三十四章 阴与阳 / 207
- 第三十五章 闹鬼的寺庙 / 211
- 第三十六章 铜与石，大地与时间 / 217
- 第三十七章 威海卫 / 221
- 第三十八章 被“绑架”的行李 / 227
- 第三十九章 南京 / 233
- 第四十章 尾声 / 240
- 第四十一章 “秦”与“大秦” / 241
- 第四十二章 中国和日本的旧时今日 / 260
- 第四十三章 北风之民 / 273
- 第四十四章 巴拉巴——饥饿之原 / 279
- 第四十五章 莫斯科：抵达 / 296
- 第四十六章 莫斯科：出发 / 302
- 第四十七章 穿过茫茫人海，踏遍万水千山 / 307
- 日志 / 317
- 译者致谢 / 321

第一章 路 有 言

在慕尼黑，从伦敦前往君士坦丁堡的汽车旅行者，会估算说自己或许已经走过了三分之一的旅程。不过他不当过分吹嘘，因为这无疑是一段沉闷乏味的三分之一旅程——当他的车轮滚过第二段以及第三段的三分之一艰辛路途之时，这第一段的三分之一不久即会被遗忘，或有如“黄粱一梦”般的片刻记忆。尽管如此，虽说第一段旅程平淡而乏味，还是可以给今后的回忆留下些鲜明印记；唯有笔墨纸砚将其速速记下，方可确保不被日后诸多精彩抹灭，即到达维也纳与布达佩斯甚至更往东的未知地域之时，将不至于忘却。

定下了全部行程，做好了所有的问题预案与心理准备，我们便开始翻阅世界上各个国家每辆车的车载人数——或人均汽车保有量——的统计数据，以寻求心安。比如在加利福尼亚，那里有很多汽车，足以人均一车，可惜并无足够道路空间任所有车辆同时在路上一齐行驶。不过还好，加州并不是我们要前往的地方；即便欧洲并不能吹嘘自己拥有这么多实实在在的道路，但至少(自我安慰一下)我们应该可以在所谓的“路”上自在地行驶；越往东，就应当会出现更多这样令人随心所欲的道路。在这一点上，言之有据：法兰西是欧陆中唯一可与英格兰相提并论的国家，余者皆不足为论。而一旦跨过莱茵河，我们便可以在车辙和路坑之间随便开，不必再担心超不超车的问题了。

就这样，我们得意洋洋地颠簸在佛兰德斯(Flanders)^①地区的法式石砖路上，穿行于熙熙攘攘的脚踏车之间，经过一个又一个的平交道口；而当我们抵达圣康丁(St. Quentin)并将这个国度抛之脑后时，感觉真是不可思议。从圣康丁到兰斯(Rheims)，经兰斯到梅茨(Metz)，再从梅茨到孚日山脉(Vosges)，沿途可以说都是宽阔的路面；目力所及，长而笔直的大道绵延于山岭之间；而目光所及之处，则无一车问津。我们持续超速前进，最终三个轮胎统统爆裂——这才让我们明白了一路无阻而油门到底是多么不明智的举动。

法兰西的道路体现着古罗马的精神，无论它们是否仍对古罗马工程师最初的设计亦步亦趋。这些道路让人感觉到一种蛮横的拿破仑精神，即通过其“权力至上”的愿景在这个国度打下烙印。这便是帝国建筑师在规划“新国家”之道路时所为，无从质疑；而事实上这些法式道路也仿佛在等待新生代的降临，等着有朝一日由他们驾驶车辆驰骋于自己身上。然而奇妙的是，道路两旁所经之地都是过去的写照。日薄西山，驾车穿过阿拉斯(Arras)，巴洛克教堂中殿的科林斯式石柱引人注目，犹如在教堂围墙中间的空隙长出的腓骨。自兰斯以东，天低云暗，远望这片狂风骤雨下的平原，似大战正酣，1918年11月11日恍如昨日。凡尔登犹如久经沙场之猛士，荣耀而归，笔直挺立，却伤痕累累。仿佛这座城市的存在便是为了遭受攻击与为此反抗，而周边丘陵亦仿佛从未见证过除了战争以外的任何人类活动。接踵而至的是梅茨，犹如胜利的战利品一般；而所有的道路都和某次围困或者某场战役联系在一起，如同残破的军旗，挂在通往教堂正殿的通道上：瓦尔密(Valmy)、马尔拉图(Mars-la-Tour)、格拉韦洛特(Gravelotte)、法尔斯堡(Phalsbourg)以及萨韦尔恩(Saverne)。②法兰西曾遭到入侵并支离破碎；法兰西曾遭到入侵并最终获得了胜利；故土失而复得；这便是故事最终的结局。修筑道路为的是将来，而这个国家却依旧生活在过去的时光中……③

① 佛兰德斯，曾经是欧洲西部的封建国家，包括今天比利时、法国、荷兰的部分领土。——译者注

② 这几个地方都是18世纪以来法国与普鲁士等国的战争中著名的战役发生地点。——译者注

③ 汤因比在原书多个段落以省略号结尾，似表示意犹未尽，中译本对此予以保留。——译者注

隔着孚日山脉最后的山峦，斯特拉斯堡大教堂的尖顶映入眼帘。日落驱车进城之前，我们先将车停在了路边，于河边野餐起来。好吧，法兰西的道路竟如此空旷，那明日德意志的道路又会怎样呢？这些话停留在我们嘴里，因浓汤与谈笑而欲言又止，这时一辆大车在拐角处急转而过，任何谨小慎微的英格兰司机的头发都能被这夸张的速度吹得卷起。然后，一辆接着一辆；然后——哦，主啊！难道本次君士坦丁堡之旅就此终结？因一辆大货车朝山上开来，另一辆大车又顺势下去，双方都不愿让步，而它们要过车的紧要之处，便是我们停车的地方。它们会砰地一下撞上去吗？毫厘之差，所幸它们都避开了。

因而这便是阿尔萨斯，我们自言自语道。阿尔萨斯人“有九条命”之说亦远近闻名。毕竟，法国人现在觉察到了此地居民难以驾驭；过去对此深有体会的则是德国人。当地居民的性格也在他们的驾车风格中暴露无遗。不过，明天我们即将抵达德意志，不需要再为这种缺心眼的人操心……

两日后，我们再次在路边野餐，这回是在乌尔姆与奥格斯堡之间的某处；而道路就像伦敦的金斯顿公路一样繁忙。并非德国的人均汽车保有量统计有误。事实上与法国相比，德国人并没有那么多汽车，但他们仿佛随时都在路上驾车驰骋，没完没了。而无力购买汽车上路的人们则骑着摩托车，还有的则骑着脚踏车(车篮里装着一两个孩子)，还有的则背着包步行——不分男女老幼。

这是一个充满生命与能量的国度。南德的道路比法兰西的要老式许多。它们如英格兰道路一般，倔强地缠绕，并更加狭窄；它们连通小镇及村庄，荒谬可笑的感觉栩栩如生，就像是好莱坞建筑师在详尽地研究了丢勒及克拉纳赫^①的作品之后才将它们建造起来的。这不就是我们刚穿过的罗腾堡么？抑或是图宾根？这些地方充斥着过往，但人们则属于未来。

^① 丢勒(1471—1528)，德国画家、雕刻家、艺术理论家，尤以版画知名，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代表人物之一。克拉纳赫(1472—1553)，德国画家、雕刻家，创作受丢勒影响，尤以人物肖像画知名。——译者注

“旧世界”施瓦本(Schwaben)^①的这些小镇与村庄，尽其所能，让驾车穿行德国成为一桩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每一条道路都至少有四个地方急转弯，并处于视觉盲区，且大都在上坡。当然，塞西尔勋爵(Lord Cecil)^②提出要测试司机车速的时候，保不准还真的参观过这些地方，因而在英格兰的道路上设置了凸起与车辙。而巴伐利亚人是这么做的：他们任由每个村庄驾车距离范围内的道路自然生长，不加修缮，甚至耶户(Jehu)^③本人也需稍加减速方可通过。但这一切可谓百无一用。德意志驾驶者疾驰而过，就好像他那汽车本身就是能够防止颠簸震动的。他的法宝便是按响他的喇叭——多么厉害的喇叭啊！我们英式喇叭在它的咆哮面前，就像是失了声的一般。英式喇叭低声哭诉着穿过街道，换来的是小男孩们的嘲笑。我们在慕尼黑做的第一件事，便是购入一只超大的“博世牌喇叭”，希望明日上路的时候，能够及时守住我们自己的那条道……

以上便是路之所言，它想要诉说有关德意志与法兰西的故事。我们不禁自问，在那些慕尼黑与君士坦丁堡之间的国度，道路又将告诉我们什么呢？

① 施瓦本位于德国西南部，历史区划包括现德国施瓦本、巴登和瑞士德语地区。此地历史悠久，具有独特的语言和文化，当地居民又被称为阿勒曼尼人(Alemanni)。——译者注

② 应指罗伯特·塞西尔(1864—1958)，英国政治家、律师、外交家，获1937年诺贝尔和平奖。——译者注

③ 耶户，古代以色列国王，以骁勇善战知名，此处或为调侃道路行走不便。——译者注

第二章 奥地利之第二印象

德国的弗莱拉辛(Freilassing)关口与奥地利的罗特(Rott)关口之间，相隔一条小溪。当我们驾车从桥上驶过的时候，我从车顶下面的网兜里取出了一本战前的旧贝德克尔(Baedeker)手册，^①里面介绍了当时的奥匈帝国。绿色的书签仍然被夹在拉古萨(Ragusa)，红色的则在底里雅斯特(Trieste)；而当书页被翻开之时，十七年前的奥地利之第一印象浮现在我眼前……^②

这艘奥地利劳埃德公司的邮轮掉头向右，似乎它马上要笔直撞向达尔马提亚(Dalmatian)海岸。而这时，卡塔罗湾(Bocche di Cattaro)的神奇峡湾却忽然展现在眼前，我们由此驶入；正当我们神经紧张地面对接踵而至的河段并驶入湾岬之时，一种意味深长的变化仿佛呈现在眼前的这片土地上。我出门在外，来到巴尔干已有十个月了；而此时，顿感置身在家。是什么带给我这种感受呢？当然不是景观，它只是希腊悬崖峭壁的一个糟糕版本。此地令人有一种亲切感觉的是人类工程——那些房子的屋顶、路上的金属和田间栅栏的工程；就是这种难以名状之物，却令人感到，我现在所越过的边界，比起后来从弗拉辛(Flushing)到

^① 贝德克尔手册是由德国一家名为卡尔·贝德克尔的商行约于19世纪30年代开始印行的旅行手册。——译者注

^② 十七年前，即1911年9月至1912年8月，汤因比自巴里奥学院毕业后进行了一次大旅行(Grand Tour)，游历了意大利、希腊等地。——译者注

达福克斯通(Folkestone)所跨过的要宽阔许多。这实在是一个广袤的边界——非一国之边境，而是整个世界的边界；这是西方文明的边界。

然而这种归家的感觉，并非完全让人感到释然，因我曾在此遇见身穿甲冑的西方。那是1912年8月，空气中充斥着战争的气味(让我感到愤愤不平的是，在那几周之前，我曾在希腊因穿过一座铁路高架桥而被当作间谍逮捕；而我未曾料想，我们当时正处于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的前夜——这是大灾难的序曲)。当时我是在卡塔罗的一家酒铺里感受到战争气氛的，它位于卡塔罗湾与洛夫琴山(Mount Lovćen)山脚之间，这座山的最高峰则位于黑山(Montenegro)。为什么邻桌这位奥地利军官，深色眼眸，充满敌意地凝视着那窗外通向山顶的之字形道路——自西方通向巴尔干？第二天在拉古萨我也有了同样的感受。当时是一个凉爽的夜晚，在炽热且晴空万里的白天过后，那狭小的中世纪小镇里的每一条道路都挤满了奥匈帝国的士兵，穿着漂亮得不可思议的制服在外透气，是那种1848年的样式与意大利15世纪^①的颜色：奇高而乌黑发亮的圆筒军帽，奇宽无比的天蓝色斗篷。而当我坐在城堡的门口，俯瞰底里雅斯特的时候，再次有了这种感受。那些头戴土耳其毡帽，对着城墙向外远望的士兵是些什么人呢？一个小男孩和我一样感到困惑，一位长者则用意大利语向他解释。原来是某一天来到此地驻防的波斯尼亚军营；这位长者知道有关波斯尼亚人的一切，因为1878年他正在这里服兵役，当时奥匈帝国占领了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那(Herzegovina)。如此之国家，骁勇之战士！左一声乒乒；右一声砰砰；枪声弥漫于山间！毫无玩笑之意，那便是波斯尼亚的军队！而此时此地，就是这些波斯尼亚人，都在底里雅斯特驻防下来了。帝国政府确实是一个强有力的文明工具……

1929年7月30日，此刻于萨尔茨堡，我正以相反的方向重走十七年前的轨迹。当我们驱车行驶在铁路桥下，我记起了当时是如何在铁轨上穿过大桥的。那是一个清晨，我坐在驶自底里雅斯特的火车上。我记起了当时的喜悦之情，因为我正清醒着，我的目光落在了奔流的萨尔察赫河(Salzach)上；我记起了那种盖着奶泡的咖啡的味道——一路上喝多了土耳其咖啡后，即变得对它如此钟情……

^① 原文 Quattrocento 指意大利15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。——译者注

奶泡的奶油勾起了另一种思绪。当然，那还是在战前，彼时奥地利还是一片富饶之地。那以后，她便成了一片饥馑与绝望之地。我曾与在英格兰遇到的奥地利人交谈过此事，令我印象深刻；但我依旧没有亲眼见到这一景象，因为自从1912年于萨尔茨堡离开奥地利，我就再未踏足这片土地半步。如今，我回到这里，便是回到当年离开的地方；现在，萨尔茨堡已经在我身后，我们正驱车前往维也纳。此番我将见到怎样的奥地利呢？是1912年的那个奥地利吗？或是1920年的？或与此二者皆不相同的一个未知的奥地利？我将会从这次遇到的第一个奥地利人那里获得一些预感。

相比之前一次旅途中在卡塔罗、拉古萨以及底里雅斯特遇到的第一个奥地利人，这次遇到的真是“改头换面”(quantum mutatus ab illo)！那是一个在路边向我们招顺风车的男孩——胆怯而又腼腆，似乎对会有驾驶员捎带他一程并不抱太大希望。他曾在日内瓦工作，最终发现他即便有工作，口袋中却毫无分文，因而流浪了六周，踏上了回维也纳之旅。跟我们一样，他在今天也跨越了国境；不过步行前往(维也纳)的话，在看到史蒂芬大教堂(stefanskirche)^①的尖顶之前，至少还需要一个礼拜时间，而我们则有望明日便能见到。我们会去维也纳吗？是的，我们还要去布达佩斯。那我们或许是匈牙利人吧？而他的唇尖也切换着语言，从德语转变为马扎尔语(Magyar)，因为他在瑞士以及匈牙利都工作过；其实他还在罗马尼亚工作过。如果说我有什么预感的话，那便是这个男孩似乎就是新奥地利的化身：金色的头发、纤细的身躯，身着开襟衬衣与短裤，袜子卷到脚踝下，手拿漫游者的行囊，在这个世界上毫无其他任何财产，于遥远的国度寄居，皮肤则被晒成了棕色。他看上去像16岁；我们询问后得知是20岁；他是一个在战争中长大的孩子——战争开始时他才5岁，也就是十五年前，战争结束的时候也只不过9岁。在维也纳，想必饥馑折磨着他们这一代人；然而他爱维也纳，并觉得他属于大城市市民——一个维也纳人，而非农民或外省人。当他向我们谈论史蒂芬大教堂与环城大道的时候，他恢复了精神；而当第二天搭车进城的时候，他变成了一只从笼子里放出来的小鸟，或者像那些从陷阱中被放走的动物，重新回到了大森林，自由自在。他消失在

① 位于维也纳，世界最著名的哥特式教堂之一。——译者注